

注评本

三国演义

贰



「明」罗贯中 著 「清」毛宗岗 评



注评本

三国演义

贰

〔明〕罗贯中著
〔清〕毛宗岗评



文有馀波在后者，前有玄德三顾草庐一段奇文，后便有刘琦三求诸葛一段小文是也；文有作波在前者，将有孔明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，却先有孔明为刘琦画策一段小文是也。谋人国不可轻，故三顾始出；谋人家亦不可轻，故三请后言。谋国事不可不密，故屏人促坐；谋家事尤不可不密，故登楼去梯。刘琦方惧祸，孔明又惧其漏言之祸；孔明未授计，玄德先授以求计之计。玄德、孔明，其真天下有心人也。

君之适子，所以奉宗庙社稷之桢盛，朝夕视君膳者也。故适子不可以出外，不出外则得立，出外则不得立。然刘琦之求计于孔明者，非求立也，求生而已。不求立而求生，则宜在外，不宜在内。若知其不得立而犹勉强以求立，势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，是岂仁人之所忍为哉！

或疑申生在内而死，扶苏在外而亦死，似孔明之教刘琦者，犹非万全之策也。予曰：不然。刘表之与始皇，则有间矣。始皇，残暴人也，残暴素著，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杀扶苏于外。刘表，柔懦人也，柔懦素著，则蔡瑁不得矫其旨以杀刘琦于外。势有相反，故事有不同，不可以一类论耳。

前徐庶在玄德面前夸奖孔明，是正笔、紧笔；今在曹操面前夸奖孔明，是旁笔、闲笔。然无旁笔、闲笔，则不见正笔、紧笔之妙。不但孔明一边愈加渲染，又使徐庶一边亦不冷落，真叙事妙品。

孔明初出茅庐，第一次用计便是火攻。夫兵犹火也，用兵如用火，用火亦如用兵。兵不足而以火济之，是以火济火也。乃玄德之言曰：“我得孔明，如鱼得水。”翼德亦曰：“何不使水去？”然

则以孔明而用火，是犹以水济火矣。以火济火，而火之威烈；以水济火，而火之用神。

博望一烧，有无数衬染：写云浓月淡，是反衬；写秋飙夜风、林木芦苇，是正衬；写徐庶夸奖，是顺衬；写夏侯轻侮，关、张不信，是逆衬。且其间又曲折多端：当赵云诱敌，则有韩浩谏追为一折；玄德诱敌，则有于禁、李典中涂疑沮为再折；人马走发，拦当不住，则又有夏侯猛省，传令勿追为三折。令读者至此，几疑计之不成，烧之不果；而功且终就，而敌且终破。方叹文章之妙，有非猜测之所能及者。若只一味直写，则竟依《纲目》例大书曰“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”，一句可了，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！

刘表因见黄祖被杀，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孙权；孔明欲留孙权为援，故劝玄德舍权而当曹操：此为后文伏线也。甘宁借江夏为避仇之地，而刘琦复借江夏为避患之地；乃孔明为刘琦谋今日安身之所，而早为玄德谋兵败借援之所：此亦为后文伏线也。不但此也，晋之代魏，尚隔数十回，而司马氏之家世，早详叙于曹操未攻博望之先。正如五月《姤》卦，方当五阳强盛之时，而一阴已伏于下。若必前人去然后有后人，前事毕然后有后事，不独古今无此不相贯之事，亦岂有此不相贯之文乎？

却说孙权督众攻打夏口，黄祖兵败将亡，情知守把不住，遂弃江夏，望荆州而走。甘宁料得黄祖必走荆州，乃于东门外伏兵等候。黄祖之不用甘宁，犹梁惠王之不用卫鞅也。祖带数十骑突出东门，正走之间，一声喊起，甘宁拦住。祖于马上谓宁曰：“我向日不曾轻待汝^[1]，今何相逼耶？”宁叱曰：“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绩，汝乃以劫江贼待我，今日尚有何说？”前日劫水路，今日劫陆路。宁不自以为贼，而黄祖待之以贼，今日乃真为黄祖之贼矣。黄祖自知难免，拨马而走。甘宁冲开士卒，直赶将来。只听得后面喊声起处，又有数骑赶来。宁视之，乃程普也。宁恐普来争功，慌忙拈弓搭箭，背射黄

[1] 向日：往日，以前。

祖，祖中箭翻身落马。宁枭其首级，回马与程普合兵一处，回见孙权，献黄祖首级。黄祖之死，不用程普杀之，必用甘宁杀之，可为不能用人之戒。权命以木匣盛贮，待回江东祭献于亡父灵前。应第七回中事，又与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像。○前孙策能以活黄祖换死孙坚，今孙权又能以死黄祖祭死孙坚，有子如此，孙坚不死矣。重赏三军，升甘宁为都尉。商议欲分兵守江夏，张昭曰：“孤城不可守，不如且回江东。刘表知我破黄祖，必来报仇；我以逸待劳，必败刘表。表败而后乘势攻之，荆、襄可得也。”意不在江夏，而在荆、襄，是舍小而图大。向来子布画策，唯此差强人意。权从其言，遂弃江夏，班师回江东。

苏飞在槛车内，密使人告甘宁求救。宁曰：“飞即不言，吾岂忘之？”今之忘恩者，幸其人之不言，甚且恶其人之言之矣。大军既至吴会，权命将苏飞枭首，与黄祖首级一同祭献。甘宁乃入见权，顿首哭告曰：“某向日若不得苏飞，则骨填沟壑矣^[1]，安能效命于将军麾下哉？今飞罪当诛，某念其昔日之恩，情愿纳还官爵，以赎飞罪。”甘宁非吕蒙无由见孙权，然非苏飞则无由见吕蒙也。追本穷源，知恩报德，是有血性男子，不是无义气丈夫。权曰：“彼既有恩于君，吾为君赦之。但彼若逃去，奈何？”宁曰：“飞得免诛戮，感恩无地，岂肯走乎！若飞去，宁愿将首级献于阶下。”既愿以官爵赎之，又愿以首级保之，如此报德，方不负施德之人。权乃赦苏飞，止将黄祖首级祭献。

祭毕，设宴大会文武庆功。正饮酒间，只见座上一人大哭而起，拔剑在手，直取甘宁。宁忙举坐椅以迎之。权惊视其人，乃凌统也，因甘宁在江夏时，射死他父亲凌操，今日相见，故欲报仇。方写孙权报仇，便接写甘宁报恩；方写甘宁报恩，又接写凌统报仇。义士之义，孝子之孝，各各出色。权连忙劝住，谓统曰：“兴霸射死卿父，彼时各为其主，不容不尽力。今既为一家人，岂可复理旧仇？万事皆看吾面。”孙权自欲报仇，却不许凌统报仇，似乎不情；为甘宁而赦苏飞，独不为凌统而杀甘宁，似乎偏向。然为报仇起见，人有恩于为我报仇之人则赦之，人而欲杀为我报仇之人则解之，情也，非偏也。凌统叩头大哭曰：“不共戴天之仇，岂容不报！”权与众官再三劝之，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。权即日

[1] 骨填沟壑：犹死。

命甘宁领兵五千、战船一百只，往夏口镇守，以避凌统。宁拜谢，领兵自往夏口去了。此处写甘宁往夏口，正为后文刘琦请守夏口伏线。权又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，统只得含恨而止。凌统不曾杀得甘宁，固是大仇未报；孙权但杀黄祖，不曾杀刘表，亦止报得一半，不若徐氏之报仇为快也。然则不独凌统含恨，孙权亦尚含恨。东吴自此广造战船，分兵守把江岸。又命孙静引一枝军守吴会，孙权自领大军屯柴桑，周瑜日于鄱阳湖教练水军，以备攻战。读者至此，必谓将来孙权与刘表攻战矣。孰知却为与曹操攻战之地乎？

话分两头。却说玄德差人打探江东消息，遥接前文。回报东吴已攻杀黄祖，现今屯兵柴桑。玄德便请孔明计议。正话间，忽刘表差人来请玄德赴荆州议事。不写玄德要去，却说刘表来请。妙甚。孔明曰：“此必因江东破了黄祖，故请主公商议报仇之事也。某当与主公同往，相机而行，自有良策。”读者至此，必谓孔明将为刘表画报仇之策矣。孰知后文却偏不与东吴交战，出人意料。玄德从之，留云长守新野，令张飞引五百人马跟随往荆州来。玄德在马上谓孔明曰：“今见景升，当若何对答？”孔明曰：“当先谢襄阳之事。他若令主公去征讨江东，切不可应允，但说容归新野整顿军马。”此孔明不欲结怨孙权，正为后文投托东吴地步。

玄德依言，来到荆州馆驿安下，留张飞屯兵城外，玄德与孔明入城见刘表。礼毕，玄德请罪于阶下，表曰：“吾已知贤弟被害之事。当时即欲斩蔡瑁之首以献贤弟，因众人告免，故姑恕之。贤弟幸勿见罪。”玄德曰：“非干蔡将军之事，想皆下人所为耳。”一语将前事轻轻抹过。表曰：“今江夏失守，黄祖遇害，故请贤弟共议报复之策。”玄德曰：“黄祖性暴，不能用人，故至此祸。隐然指着甘宁。然黄祖不能用甘宁，刘表不能杀蔡瑁，正复同病。玄德之意，殆借黄祖以讥刘表乎！今若兴兵南征，倘曹操北来，又当奈何？”表曰：“吾今年老多病，不能理事，贤弟可来助我。我死之后，弟便为荆州之主也。”前有陶谦让徐州，此有刘表让荆州，遥遥相对。玄德曰：“兄何出此言！量备安敢当此重任？”孔明以目视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容徐思良策。”遂辞出。回至馆驿，孔明曰：“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，奈何却之？”玄德

曰：“景升待我，恩礼交至，安忍乘其危而夺之？”孔明叹曰：“真仁慈之主也！”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，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。使非玄德仁慈，安得文字曲折。

正商论间，忽报公子刘琦来见。玄德接入，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能兼容，性命只在旦夕，望叔父怜而救之。”前于徐庶未来之先，已早为此处伏下一笔。玄德曰：“此贤侄家事耳，奈何问我？”孔明微笑。玄德求计于孔明，孔明曰：“此家事，亮不敢与闻。”少时，玄德送琦出，附耳低言曰：

“来日我使孔明回拜贤侄，可如此如此，彼定有妙计相告。”此处不即说明求计之法，叙事妙品。琦谢而去。次日，玄德只推腹痛，乃唤孔明代往回拜刘琦^[1]。孔明允诺，来至公子宅前，下马入见公子。公子邀入后堂。茶罢，

琦曰：“琦不见容于继母，幸先生一言相救。”此刘琦第一番求计。孔明曰：

“亮客寄于此，岂敢与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泄漏，为害不浅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此孔明第一次推却。○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顾，安敢漫别？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。饮酒之间，琦又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此刘琦第二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此非亮所敢谋也。”言讫，又欲辞去。此孔明第二次推却。第二次只一语谢之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则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复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书，请先生一观。”幻甚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。自后堂而密室，自密室而小楼，写得曲细。孔明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？”此刘琦第三番求计。

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楼，此孔明第三次推却。○第三次不答一语。只见楼梯已撤去。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犹恐泄漏，不肯出言。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赐教矣。”此时并无隔屏窃听之人。孔明曰：“疏不间亲，亮何能为公子谋？”妙在此时还不肯说，又复作难，曲折之甚。琦曰：“先生终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请即死于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剑欲自刎。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至此方说，亦是水穷山尽，绝处逢生。琦拜曰：

“亮客寄于此，岂敢与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泄漏，为害不浅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此孔明第一次推却。○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顾，安敢漫别？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。饮酒之间，琦又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此刘琦第二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此非亮所敢谋也。”言讫，又欲辞去。此孔明第二次推却。第二次只一语谢之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则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复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书，请先生一观。”幻甚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。自后堂而密室，自密室而小楼，写得曲细。孔明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？”此刘琦第三番求计。

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楼，此孔明第三次推却。○第三次不答一语。只见楼梯已撤去。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犹恐泄漏，不肯出言。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赐教矣。”此时并无隔屏窃听之人。孔明曰：“疏不间亲，亮何能为公子谋？”妙在此时还不肯说，又复作难，曲折之甚。琦曰：“先生终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请即死于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剑欲自刎。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至此方说，亦是水穷山尽，绝处逢生。琦拜曰：

“亮客寄于此，岂敢与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泄漏，为害不浅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此孔明第一次推却。○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顾，安敢漫别？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。饮酒之间，琦又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此刘琦第二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此非亮所敢谋也。”言讫，又欲辞去。此孔明第二次推却。第二次只一语谢之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则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复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书，请先生一观。”幻甚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。自后堂而密室，自密室而小楼，写得曲细。孔明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？”此刘琦第三番求计。

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楼，此孔明第三次推却。○第三次不答一语。只见楼梯已撤去。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犹恐泄漏，不肯出言。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赐教矣。”此时并无隔屏窃听之人。孔明曰：“疏不间亲，亮何能为公子谋？”妙在此时还不肯说，又复作难，曲折之甚。琦曰：“先生终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请即死于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剑欲自刎。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至此方说，亦是水穷山尽，绝处逢生。琦拜曰：

“亮客寄于此，岂敢与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泄漏，为害不浅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此孔明第一次推却。○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顾，安敢漫别？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。饮酒之间，琦又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此刘琦第二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此非亮所敢谋也。”言讫，又欲辞去。此孔明第二次推却。第二次只一语谢之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则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复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书，请先生一观。”幻甚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。自后堂而密室，自密室而小楼，写得曲细。孔明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？”此刘琦第三番求计。

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楼，此孔明第三次推却。○第三次不答一语。只见楼梯已撤去。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犹恐泄漏，不肯出言。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赐教矣。”此时并无隔屏窃听之人。孔明曰：“疏不间亲，亮何能为公子谋？”妙在此时还不肯说，又复作难，曲折之甚。琦曰：“先生终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请即死于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剑欲自刎。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至此方说，亦是水穷山尽，绝处逢生。琦拜曰：

[1] 洩(měi)：央求，请求。

“愿即赐教。”孔明曰：“公子岂不闻申生、重耳之事乎^[1]？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刘琦请孔明观古书，此却是孔明教刘琦观古书。今黄祖新亡，江夏乏人守御，公子何不上言，乞屯兵守江夏，则可以避祸矣。”或笑孔明为刘琦画策，不过是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耳，何须如此作难方才说出？不知走非容易，使人不知是走，方是会走；若使人知其走，便走不成、走不脱矣。琦再拜谢教，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楼。今之求人画策者，偏会拔短梯。一笑。孔明辞别，回见玄德，具言其事。玄德大喜。

次日，刘琦上言欲守江夏，刘表犹豫未决，请玄德共议。玄德曰：“江夏重地，固非他人可守，正须公子自往。东南之事，兄父子当之；西北之事，备愿当之。”使刘表当孙权，而自当曹操，亦孔明所教也。表曰：“近闻曹操于邳郡作玄武池以练水军，必有南征之意，不可不防。”刘表正欲防孙权，因玄德说出曹操，便顺口说防曹操。玄德曰：“备已知之，兄勿忧虑。”遂拜辞回新野。刘表令刘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镇守。为后玄德走江夏张本。

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，自以丞相兼之。以毛玠为东曹掾，崔琰为西曹掾，司马懿为文学掾。懿字仲达，河内温人也。颍川太守司马隼之孙，京兆尹司马防之子，主簿司马朗之弟也。叙司马懿独详其家世，盖在魏未代汉之先，早为晋之代魏伏笔。妙。自是文官大备，乃聚武将商议南征。夏侯惇进曰：“近闻刘备在新野，每日教演士卒，必为后患，可早图之。”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，于禁、李典、夏侯兰、韩浩为副将，领兵十万，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。不窥荆襄而窥新野，操因轻视刘表而重视玄德也。荀彧谏曰：“刘备英雄，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，不可轻敌。”惇曰：“刘备鼠辈耳，吾必擒之。”轻视玄德，与曹操相反。徐庶曰：“将军勿轻视刘玄德。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，如虎生翼矣。”用徐庶说，妙。徐庶不对曹操说，却对夏侯惇说，又妙。操曰：“诸葛亮何人也？”庶曰：“亮字孔明，道号卧龙先生。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出鬼入神之

[1] 申生、重耳之事：春秋时，晋献公欲立宠妃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，骊姬设计逼太子申生自杀。申生之弟重耳为避害，流亡出走。十九年后，重耳重回晋国即位，是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。

计，真当世之奇才，非可小觑。”此处徐庶赞孔明，与前程昱赞徐庶遥相对。操曰：

“比公若何？”庶曰：“庶安敢比亮？庶如萤火之光，亮乃皓月之明也。”不愧名亮字孔明。夏侯惇曰：“元直之言谬矣。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，何足惧哉！轻视孔明，与徐庶相构。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，愿将首级献与丞相。”操曰：“汝早报捷书，以慰吾心。”惇奋然辞曹操，引军登程。

却说玄德自得孔明，以师礼待之。关、张二人不悦，曰：“孔明年幼，有甚才学！兄长待之太过，又未见他真实效验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得孔明，犹鱼之得水也。徐庶比孔明以月，玄德比孔明以水。月可以无萤，鱼不可以无水。两弟不复多言。”关、张见说，不言而退。一日，有人送犛牛尾至，玄德取尾亲自结帽。孔明入见，正色曰：“明公无复有远志，但事此而已耶？”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：“吾聊假此以忘忧耳。”种菜所以避祸，结帽所以忘忧，遥遥相对。孔明曰：“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不如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明公之众，不过数千人，万一曹兵至，何以迎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愁此事，未得良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可速招募民兵，亮自教之，可以待敌。”玄德遂招新野之地，得三千人。孔明朝夕教演阵法。此处民兵正为后文诱敌之用。

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，杀奔新野来了。张飞闻知，谓云长曰：“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。”正说之间，玄德召二人入，谓曰：“夏侯惇引兵到来，如何迎敌？”张飞曰：“哥哥何不使‘水’去？”张飞欲使“水”去，孔明却使“火”去。“水”、“火”二字，前后相照成趣。玄德曰：“智赖孔明，勇须二弟，何必推调^[1]？”关、张出，玄德请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但恐关、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。主公若欲亮行兵，乞假剑印。”韩信非挂印登坛不能令樊哙，孔明非取剑印不能令关、张。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，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。张飞谓云长曰：“且听令去，看他如何调度。”未听令之前，先写翼德要看他如何。孔明令曰：“博望之左有山，名曰豫山；右有林，名曰安林：可以埋伏军马。不识地理者，不可以为军师。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，等彼军至，放过休敌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，但看南面火起，可纵兵出击，就焚其粮草。翼

[1] 推调：推托，推辞。

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，只看南面火起，便可出，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。关平、刘封可引五百军，预备引火之物，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，至初更兵到，便可放火矣。”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，令为前部，不要赢，只要输。“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。各须依计而行，勿使有失。”前叙单福定计取樊城，在后文始见；今叙孔明用计烧博望，在前文说明。又是一样笔法。云长曰：“我等皆出迎敌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？”孔明曰：“我只坐守县城。”张飞大笑曰：“我们都去厮杀，你却在家里坐地，好自在！”总为后文作衬染。孔明曰：“剑印在此，违令者斩！”玄德曰：“岂不闻‘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’？二弟不可违令。”张飞冷笑而去。云长曰：“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，那时却来问他未迟。”既听令之后，又写云长要看他如何。二人去了。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，今虽听令，却都疑惑不定。又写众将多未信。○前夏侯惇轻孔明，是敌人不肯信；今众将疑孔明，是自家人亦不肯信。先有此两处不信，愈显得下文奇妙。孔明谓玄德曰：“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。来日黄昏，敌兵必到，主公便弃营而走，但见火起，即回军掩杀。亮与糜竺、糜芳引五百军守县。命孙乾、简雍准备庆喜筵席，安排功劳簿伺候。”妙极妙极。○前后调度用两番写，叙事入妙。派拨已毕，玄德亦疑惑不定。不惟众人不信，连玄德亦未信，愈显得下文奇妙。

却说夏侯惇与于禁等引兵至博望，分一半精兵作前队，其余尽护粮车而行。粮车在后，正应孔明所言。时当秋月，商飙徐起^[1]。此非闲笔，正为后文火势衬染。人马趲行之间，望见前面尘头忽起。惇便将人马摆开，问向导官曰：“此间是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前面便是博望城，后面是罗川口。”惇令于禁、李典押住阵脚，亲自出马阵前。遥望军马来，惇忽然大笑。众问：“将军为何而笑？”惇曰：“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，夸诸葛亮为天人。今观其用兵，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！此是民兵诱敌之故。吾于丞相前夸口，要活捉刘备、诸葛亮，今必应吾言矣。”极写夏侯惇之骄，以反衬后文之败。遂自纵马向前。赵云出马，惇骂曰：

[1] 商飙(biāo)：秋风。

“汝等随刘备，如孤魂随鬼矣！”骄极矣。云大怒，纵马来战。两马相交，不数合，云诈败而走。夏侯惇从后追赶。云约走十馀里，回马又战，不数合又走。韩浩拍马向前谏曰：“赵云诱敌，恐有埋伏。”韩浩一谏，文势一曲。惇曰：“敌军如此，虽十面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遂不听浩言，直赶至博望坡。一声炮响，玄德自引军冲将过来，接应交战。夏侯惇笑谓韩浩曰：“此即埋伏之兵也！谁知此处伏兵亦是诱敌。吾今晚不到新野，誓不罢兵！”乃催军前进，玄德、赵云退后便走。

时天色已晚，浓云密布，又无月色，昼风既起，夜风愈大。先写月色之暗，以反衬后文火光之明；先写风力之大，以正衬后文火势之猛。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。于禁、李典赶到窄狭处，两边都是芦苇。典谓禁曰：“欺敌者必败。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倘彼用火攻奈何？”禁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；君可止住后军。”前有韩浩之谏，此有于禁、李典之言，文势又一曲。李典便勒回马，大叫：“后军慢行！”人马走发，那里拦当得住。于禁骤马大叫：“前军都督且住！”夏侯惇正走之间，见于禁从后军奔来，便问何故。禁曰：“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可防火攻。”夏侯惇猛省，即回马令军马勿进。前一路写风、写林木、写芦苇，读者至此，急欲观其烧矣；乃复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，竟似下文烧不成也者。如此曲折，试掩卷猜之，决猜不着也。言未已，只听背后喊声震起，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，随后两边芦苇亦着。一霎时四面八方，尽皆是火，先写背后，次写两边，然后写四面八方。极忙之中，却有次第。又值风大，火势愈猛。方信前写秋月、商飙，不是闲笔。曹家人马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赵云回军赶杀。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。

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，急奔回博望城时，火光中一军拦住，当先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李典纵马混战，夺路而走。于禁见粮草车辆都被火烧，便投小路奔逃去了。夏侯兰、韩浩来救粮草，正遇张飞。前调诸将，此处逐一叙出。前是布棋，此是收着。战不数合，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。韩浩夺路走脱。直杀到天明，却才收军。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后人诗曰：

博望相持用火攻，指挥如意笑谈中。

直须惊破曹公胆，初出茅庐第一功。

夏侯惇收拾残军，自回许昌。

却说孔明收军。关、张二人相谓曰：“孔明真英杰也！”唯有前番疑惑，乃有此处称叹。行不数里，见糜竺、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乃孔明也。关、张下马，拜伏于车前。唯有前番轻侮，乃有此处拜伏。须臾，玄德、赵云、刘封、关平等皆至，收聚众军，把所获粮草辎重，分赏将士，班师回新野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：“吾属生全，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！”不写玄德褒孔明，却写百姓颂玄德。颂玄德甚于颂孔明也。孔明回至县中，谓玄德曰：“夏侯惇虽败去，曹操必自引大军来。”玄德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计可敌曹军。”正是：

破敌未堪息战马，避兵又必赖良谋。

未知其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前自三顾草庐之后，便当接火烧博望一篇，却夹叙孙权杀黄祖、刘琦屯江夏以间之；至火烧博望之后，便当接火烧新野一篇，却夹叙曹操杀孔融、刘琮献荆州以间之。盖几处同时之事，不得详却一处，略却数处也。看他叙新野，又叙荆州；叙荆州，又叙东吴与许昌；头绪多端，如一线穿，却不见断续之痕。尤妙在叙孔融处，补叙祢衡往事；叙荆州处，详叙王粲生平。偏能于极忙中叙此闲笔。

刘景升家难，与袁本初家难正自仿佛，而写来却无一笔相类者，何也？盖本初始终爱少子，而景升则有临终立长子之命：其不同一也。谭、尚相攻；而刘琮则本有让琦之心，刘琦亦初无伐琮之意：其不同二也。谭之降操，以长子不得立之故；琮之降操，则以幼子僭立之故：其不同三也。谭之降操，其臣教之；琮之降操，虽其臣教之，而实其母成之：其不同四也。冀州为曹操所自夺，而荆州则刘琮所献：其不同五也。本初之死，尚未尝不讣告谭；而景升之死，刘琮竟匿而不发：其不同六也。种种不同，求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。岂非天然有此变化之事，以成此变化之文哉！

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，则不正；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，则无不正也。即谓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时，或有不正；而取荆州于刘琮降曹之日，则更无不正也。失此不取，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，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，于是借荆州、分荆州、索荆州、还荆州，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，则皆此回中一着之错耳。

孔融才大名高，意所予夺，天下从之，此曹操之所深忌者。奸雄必去其所忌，而后可以惟我欲为。故称魏王、加九锡之事，必

待于融死之后也。当时即无郝虑之谮，而操之欲杀之久矣。《纲目》书操杀融而存其官，盖重予之云。

或谓文人无行，文如蔡邕，而失身董卓；文如王粲，而劝降曹操：斯固然矣。然如孔融、祢衡之互相称许，则岂非名称其实者哉！两人之志节，实足动义概而忤雄风。然则无行文人之说，其赖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欤！

凡用计之难，不难在第一次，而难在第二次。当敌人经过一番之后，仍以前法施之，而敌之依旧不觉，则奇莫奇于斯矣。然其前后用法亦微有不同者：前之火纯用火，后之火兼用水。若以卦象论之：前卦只是巽为风，离为火；后卦乃变成水火既济。惜乎曹操出兵之时，不早令管辂卜之也。

博望之火易料，新野之火难料。何也？博望之火在城外，新野之火在城中；博望之火在林木，新野之火在房屋也。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，吕布濮阳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。而吕布伏兵城中，孔明伏兵城外。火中之伏兵可见，火外之伏兵不可知。则新野之烧，更甚于濮阳矣。况火不足而继之以水，下邳之水是白日，白河之水是黑夜；冀州之水是灌城，白河之水是灌军。愈用愈幻，愈出愈奇。今日读者见之，犹目眩神摇，安得当日战者遇之，不魂飞胆落乎！

却说玄德问孔明求拒曹兵之计，孔明曰：“新野小县，不可久居。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，可乘此机会，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，庶可拒曹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公言甚善。但备受景升之恩，安忍图之！”孔明曰：“今若不取，后悔何及？”为后文争荆州伏线。玄德曰：“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。”孔明曰：“且再作商议。”

却说夏侯惇败回许昌，自缚见曹操，伏地请罪，操释之。惇曰：“惇遭诸葛亮诡计，用火攻破我军。”操曰：“汝自幼用兵，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？”惇曰：“李典、于禁曾言及此，悔之不及。”操乃赏二人。兵败而有赏，曹瞒胜人之处。惇曰：“刘备如此猖狂，真腹心之患也，不可不急除。”操曰：“吾所虑者，刘备、孙权耳，余皆不足介意。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。”因叙

刘备，就势带出孙权，为后文赤壁伏线。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，令曹仁、曹洪为第一队，张辽、张郃为第二队，夏侯渊、夏侯惇为第三队，于禁、李典为第四队，仍用夏侯、于、李，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帅。操自领诸将为第五队。每队各引兵十万。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，引兵三千为先锋。先锋反叙在后，叙法变幻。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。并记其日，重其事也。

大中大夫孔融谏曰：“刘备、刘表皆汉室宗亲，不可轻伐。以理言。孙权虎踞六郡，且有大江之险，亦不易取。以势言。○融意重在二刘，带言孙权。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，恐失天下之望。”操怒曰：“刘备、刘表、孙权皆逆命之臣，岂容不讨！”前操止言刘备、孙权，今亦带言刘表。遂叱退孔融，下令“如有再谏者必斩”。孔融出府，仰天叹曰：“以至不仁伐至仁，安得不败乎！”至仁独指刘备，而表与权又在所轻。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，报知郗虑。虑常被孔融侮慢，心正恨之，乃以此言入告曹操，且曰：“融平日每狎侮丞相，平日狎侮，却借郗虑口中带叙出来。又与祢衡相善。衡赞融曰‘仲尼不死’，融赞衡曰‘颜回复生’，孔、祢交誉语，亦借郗虑口中叙出。向者祢衡之辱丞相，乃融使之也。”又将祢衡前事一提。操大怒，遂命廷尉捕捉孔融。融有二子，年尚少，时方在家对坐弈棋，左右急报曰：“尊君被廷尉执去，将斩矣！二公子何不急避？”二子曰：“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乎？”操之残恶，二子早已看透。言未已，廷尉又至，尽收融家小，并二子皆斩之，操之杀祢衡，必假手于他人；今杀孔融，则竟自杀之，更不避杀贤士之名矣。号令融尸于市。京兆脂习伏尸而哭，操闻之大怒，欲杀之，荀彧曰：“彧闻脂习常谏融曰：‘公刚直太过，乃取祸之道。’脂习谏融语，却在荀彧口中补叙出来。今融死而来哭，乃义人也，不可杀。”脂习之哭孔融，与王修之哭袁谭正复相似。操乃止。习收融父子尸首，皆葬之。后人诗赞孔融曰：

孔融居北海，豪气贯长虹。

座上客常满，樽前酒不空。此系融幼时语，应第十一回中。

文章惊世俗，谈笑侮王公。

史笔褒忠直，存官纪大中。《纲目》书曰“杀大中大夫孔融”，存其

官也。

曹操既杀孔融，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。

却说荆州刘表病重，使人请玄德来托孤。玄德引关、张至荆州见刘表，表曰：“我病已入膏肓，不久便死矣，特托孤于贤弟。我子无才，恐不能承父业，我死之后，贤弟可自领荆州。”陶谦三让徐州，刘表可谓再让荆州矣。玄德泣拜曰：“备当竭力以辅贤侄，安敢有他意乎？”正说间，人报曹操自领大兵至。玄德急辞刘表，星夜回新野。刘表病中闻此信，吃惊不小，商议写遗嘱，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。刘表临死不听妇人言而立少子，虽不能正其始，犹能正其终也。蔡夫人闻之大怒，关上内门，使蔡瑁、张允二人把住外门。时刘琦在江夏，知父病危，来至荆州探病。方到外门，蔡瑁当住曰：“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，其任至重，今擅离职守，倘东吴兵至，如之奈何？若人见主公，主公必生嗔怒，病将转增，非孝也。宜速回。”蔡瑁此时但阻琦之见父，而不敢害琦者，畏玄德之在新野耳。刘琦立于门外，大哭一场，上马仍回江夏。刘表病势危笃，望刘琦不来，至八月戊申日，大叫数声而死。刘表欲立刘琦而不能杀蔡瑁，以至于此。后人诗叹刘表曰：

昔闻袁氏居河朔，又见刘君霸汉阳。

总为牝晨致家累^[1]，可怜不久尽销亡。

刘表既死，蔡夫人与蔡瑁、张允商议，假写遗嘱，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，袁绍之妻立少子，是顺夫之命；刘表之妻立少子，是逆夫之命。蔡氏更劣于刘氏矣。然后举哀报丧。时刘琮年方十四岁，颇聪明，乃聚众言曰：“吾父弃世，吾兄现在江夏，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。汝等立我为主，倘兄与叔兴兵问罪，如何解释？”刘琮贤于袁尚。众官未及对，幕官李珪答曰：“公子之言甚善。今可急发哀书至江夏，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，就命玄德一同理事。北可以敌曹操，南可以拒孙权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刘表有如此之臣，而平日不能重托之，乃使蔡瑁掌兵权，何其用人之舛误也！蔡瑁叱曰：“汝何人？敢乱言以逆主

[1] 牝晨：“牝鸡司晨”的简称。原意为母鸡报晓。旧时贬喻女性掌权，所谓阴阳倒置，将导致家破国亡。

公遗命！”李珪大骂曰：“汝内外朋谋，假称遗命，废长立幼，眼见荆襄九郡，送于蔡氏之手！故主有灵，必当殛汝^[1]！”蔡瑁大怒，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李珪至死大骂不绝。李珪其泄冶之流乎！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。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。令治中邓义、别驾刘先守荆州，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，以防刘琦、刘备。就葬刘表之柩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，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。自死至葬而竟不讣告，妇人作事舛错至此，宜其亡之速也。

刘琮至襄阳，方才歇马，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。琮大惊，遂请蒯越、蔡瑁等商议。东曹掾傅巽进言曰：“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。今大公子在江夏，玄德在新野，我皆未往报丧，若彼兴兵问罪，荆、襄危矣。巽有一计，可使荆、襄之民安如泰山，又可保全主公名爵。”不忧曹操而忧玄德、刘琦，则其计可知矣。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巽曰：“不如将荆、襄九郡献与曹操，必重待主公也。”李珪既杀，此傅巽之言所由来也。琮叱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孤受先君之基业，坐尚未稳，岂可便弃之也？”刘琮贤于袁谭。蒯越进曰：“傅公悌之言是也。夫逆顺有大体，强弱有定势。今曹操南征北讨，以朝廷为名，主公拒之，其名不顺。且主公新立，外患未宁，内忧将作。荆、襄之民，闻曹兵至，未战而胆先寒，安能与之敌哉？”蒯越尝助蔡瑁谋害玄德，宜其有此论，若蒯良在则必不至此。琮曰：“诸公善言，非我不从，但以先君之业，一旦弃与他人，恐貽笑于天下耳。”傅、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岁儿。

言未已，一人昂然而进曰：“傅公悌、蒯异度之言甚善，何不从之？”众视之，乃山阳高平人，姓王，名粲，字仲宣。粲容貌瘦弱，身材短小。幼时往见中郎蔡邕，时邕高朋满座，闻粲至，倒履迎之，宾客皆惊曰：“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？”邕曰：“此子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”蔡邕之敬王粲，如孔融之重祢衡。然王、蔡二人不如孔、祢二人多矣。粲博闻强记，人皆不及。尝观道旁碑文一过，便能记诵；观人弈棋，棋局乱，粲复为摆出，不差一子。又善算术。其文辞妙绝一时。年十七，辟为黄门侍郎，不就。后因避乱至荆、襄，刘表以为上宾。忽叙王粲生平，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当日谓刘琮曰：“将军自料比曹

[1] 殛(jí)：诛杀。